

合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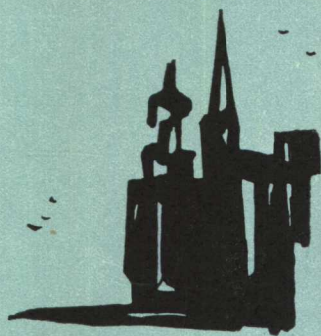
松苏内吉著



I551.4
5

合同子

〔西班牙〕松苏内吉著
林之木译



女子学院 0055493

上海译文出版社

Juan Antonio de Zunzunegui
EI HIJO HECHO A CONTRATA

本书根据 Noguer, Barcelona, 1959 年第 2 版译出

合 同 子

〔西班牙〕松 苏 内 吉 著

林 之 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2 字数 436,000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册

书号: 10188·440 定价: (六) 2.00 元

前 言

胡安·安东尼奥·德·松苏内吉-洛雷多是西班牙当代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皇家学院的院士。他一九〇一年生于西班牙东北部重要工业中心毕尔巴鄂附近的小城波尔卢加莱特，父亲是个工业家，曾拥有玛梅铁矿——它是比斯开湾地区最好的铁矿之一。他曾就读于耶稣会办的中学，并先后在德乌斯托和萨拉曼卡大学攻读法律、哲学和文学。他在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生活非常优裕。父亲死后，他放弃了铁矿，到首都马德里居住，并成了一位职业作家。

松苏内吉于一九二六年发表了第一部作品《毕尔巴鄂的生活及自然景色》，此后连续出版了大量的小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奇里皮》、《船舶用品商》、《嗨……这些孩子们！》、《死亡之舟》、《破产》、《溃瘍》、《船上的老鼠》、《至福》、《这可怕的逃窜》、《如是生活》、《合同子》、《尘海无涯》、《奖赏》、《一切都留在家里》、《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一个女贵族》等。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许多作品都已在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荷兰、芬兰等国翻译出版，并于一九六九年开始出版多卷集。仅从上面这样一个并不完全的书单中，可以看出，松苏内吉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一万页，计千万字以上。他平时非常注意收集和积累素材，并预备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万宝囊”的本子，随时“把想好或编好的情节归纳

成一页、两页或三页，记录下来”^①，并编上号码，一方面可以免得忘记，另一方面在需要的时候就能信手拈来，省去了不少时间。他文思敏捷，下笔很快，几乎无需修改，通常在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工作，并喜欢在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一部作品。

松苏内吉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长于对中产阶级的思想和心理进行剖析，塑造出了许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他忠实于传统的写实手法，注意作品的情节和主题。“每当我动笔的时候，”他写道，“心里很清楚小说怎样开头，尤其知道如何结尾。我认为小说有一个结构问题。一部伟大的小说简直就象是一座宏伟的教堂……一旦想好了主题，我就着手写起来，并坚持使之在早已设计好了的头尾之间得以丰富和展开。故事梗概，亦即原型，会在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在我阅读别的书籍的时候，或者在我同人谈话、聊天的时候，突然涌进脑海。我常常一下子就能把主题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再使之具有形体和规模、为之安排情节，并象建筑师一样寻求比例和均衡。”“真正的小说家有点儿象不落俗套的交响乐师，主题犹如大海的巨涛，汹涌着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得到表现。”他的作品大多结构严谨，层次清楚，高潮迭起，扣人心弦。他提出“小说家必须具有虚构的本事，也就是说，要善于创造坚实牢固的严密境界”。他认为“小说必须有一个情节，就好比是骨架，因为时至今日，还不知道会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比骨骼更好地把肌肉支撑起来……没有骨架，就会成为一团软绵绵的烂肉”。他还说过：“所有伟大的小说家在解决结构问题的时候，都要碰到‘配器’的

① 此处及后面的引文均摘自他本人为格雷斯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自选集《我的最佳稿什》写的《序言》。

问题，他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使木质乐器和金属乐器协调一致。”他的这些思想，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就表现为不仅内容充实，而且丰富多彩，绝不给人以单调、乏味的感觉。

松苏内吉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主张把“自己的热忱、灵性、教养和激情”全部融汇于作品之中。他指出：“没有感情的人、没有谦恭态度和怜悯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小说家。小说是表达同情和怜悯的艺术，所以，伟大民族的疾苦常常可以造就出最优秀的小说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他从不置身于自己所描述的事件之外，恰恰相反，总是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爱憎。他认为，小说家的秘诀就在于能够亲临由自己的头脑臆造出来的王国。

松苏内吉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作家，上述创作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合同子》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但写作时间却要早得多。在松苏内吉的全部作品中，《合同子》具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本人认为这是他在写作技巧上最为成功的小说，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以这部小说作为转折，开始改换自己作品的背景舞台。松苏内吉的主要作品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早期的“毕尔巴鄂小说”和后期的“马德里小说”两大类。而在《合同子》中，主要人物的活动中心先是毕尔巴鄂后为马德里，恰恰反映了这两大场景的交融和转换。

《合同子》以马努埃尔一生的遭际为主线，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绘出了西班牙社会生活的画卷，虽然不美，但却相当逼真和深刻。

《合同子》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展开情节，逐渐达到高潮，鲜明地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

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这一主题。书中的主人公马努埃尔生来有着商人的素质，狂妄、自负、野心勃勃，从小就梦想成为百万富翁，仿佛从娘胎中带来了巧取豪夺的技能。在发迹之前，为了一小块面包的施舍，他可以强装笑脸向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女人调情；在偶然靠拾得一个价值千金的项链坠而发迹之后，为了窃取经济情报，他也可以同另一位大亨的姘头厮混。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问题，至于亲族之爱、男女私情也就更不占任何位置了。对他来说，金钱就是一切，甚至把生儿育女的事情也看成为一宗交易，需要签订一份合同。然而，现实生活并不能完全符合个人的意愿。即使是在那样一个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也并不是万能的。他根据合同生的儿子竟是一个先天性白痴，“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到头来只落得个后继无人、凄凄惨惨、孤苦伶仃的结局。

作品中的马努埃尔是一个被高度概括了的形象，带有一定的漫画性质，但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日暮途穷的境遇。

《合同子》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情节安排合情合理和人物形象不仅真实可信而且栩栩如生上面。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而组成这个机体的各种人物自然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在这部作品中，登场的人物从平庸的普通市民、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五六四页。

工人和仆役到交际花、职业骗子、没落贵族、高利贷者和亿万富翁，应有尽有。与此同时，这些人物并不简单地只是作者阐述主题的工具，而是生活在特定环境之中、有着鲜明个性的活人。马努埃尔一方面不仁不义，但另一方面却又时常在矛盾的痛苦之中挣扎；不断地自责，说明他还没有丧尽良心；一方面贪婪、自私，但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孝顺父母并不时地对妹妹念及手足之情，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一方面奸诈、狡猾而卑鄙，但另一方面却又显得怯懦、软弱而轻信，所以他屡屡上当受骗、成为别人的敲诈对象和牺牲品。正是由于他有着这种多方面的性格，尽管作者着意揭露和鞭挞他的阴暗心理和丑恶灵魂，但却没有使他变成滑稽可笑的小丑。与马努埃尔一样，书中的其他人物形象也不是简单的、漫画式的脸谱，都有着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中形成的独特性格。多洛雷斯庸俗、渺小，但善良而诚实；罗萨里奥幻想成为贵妇，但讲求实际而深谋远虑；埃伦娜放荡不羁，但有着坚定不移的个人意志；埃莉萨生财有道，但乐善好施；塞尔希奥在对借贷者敲骨吸髓的同时，又不时地流露出某种同情；女侯爵玩世不恭，但有着纯真的母爱，在政治生活中，她出自本阶级的利益，狂热地支持弗朗哥政权。

在写作技巧上，《合同子》几乎把全部情节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表现都融汇于对话之中，甚至在描写心理活动的时候也采用了独白的形式，除了篇幅极为有限的有关背景的提示外，完全避免了作者直接出面进行的大段景物描写和议论，取得了电影脚本、甚至剧本的效果。这是完全符合松苏内吉的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他一向认为，“在对话中可以看到一个小说家的真正本事，因为人们总是在言谈话语中显示自己的为人，性格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得到表现”。由于语言生动凝练，整个故事也就显得十

分紧凑。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松苏内吉对活的语言有着非凡的驾驭能力，书中人物的语言不仅符合他们的身分、地位、教养和性格，而且常常给人以闻其声、睹其面、晤其人的感觉。

松苏内吉是一个很自负的作家，自认为“可能是最善于编造小说情节的西班牙作家”。《合同子》尽管存在着较为粗糙、尚嫌肤浅等缺点和不足，但毕竟还是形象地概括并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裨益，值得一读。

译 者

1982年5月15日

第一卷

马诺洛^①在阿尔戈塔^②出生并非纯粹是地理上的巧合，而是只能如此。他爱吹嘘，好虚荣，狂妄自大，喜欢咋呼。阿尔戈塔人从小就习惯于扯着嗓门讲话。在那一带，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只要听见有人高谈阔论，立即就能从讲话的声调和没完没了的话语上，分辨出谁是、谁不是阿尔戈塔人。

阿尔戈塔养育着自己的子女，并且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着他们。就象塔拉斯贡人全都是枪打飞帽的射手^③一样，在阿尔戈塔，几乎人人傲慢自负，个个趾高气扬……甚至连从毕尔巴鄂到普伦西亚铁路线上的那些大多是萨莫拉人的职工，由于经常在阿尔戈塔下车，过不了几个月也就都变得有点儿自命不凡起来。

阿尔戈塔人爱虚荣，就象水不具备固定的形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马诺洛才是一个阿尔戈塔人。在阿尔戈塔，一般情况下，人人都有一点儿不凡之处。马诺洛的不凡表现在魁梧的体形上。他象那些吃得好、喝得足的大人物一样，一旦占了理，讲起话来就要用拳头敲桌子，而且……

“说说看，喂……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大毕尔巴鄂^④的范围内，凡是巴拉卡尔多人或波尔卢加

莱特人，他们个个为人拘谨、畏怯而朴实，但却难以设想一个阿尔戈塔人也会是这个样子。有人一直认为，他们这种轻狂和傲慢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阿尔戈塔的妇女们每天下午在念诵《玫瑰经》的时候，因为一心想着高昂的船租收入，总是要祈求上帝让战事继续下去。不过，也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

总之，在阿尔戈塔这个地方，乡土观念，也就是农村意识，急剧地同本世纪初从莱昂、加利西亚、布尔戈斯、里奥哈、阿兰达德杜埃罗等地涌到毕尔巴鄂来的新暴发户们的虚荣心融合在一起，使人们具有了一种自命不凡的特质：他们一旦成了百万富翁，就要显得比任何人都更为富有；如果搞起独立运动^⑤来，也要比任何人都更加激进，尤其是那些姓戈麦斯或加尔西亚的人……

盖乔^⑥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式小镇。内古里的百万富翁和阔老们都还有修养。在拉斯阿雷纳斯，就连工人和许多中产阶级的人也都能乐天知命。在拉斯阿雷纳斯就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

“那些阿尔戈塔人全都是些牛皮大王。”

有时候话也会说得略微客气一点儿：

“阿尔戈塔人？大话专家！”

① 马努埃尔的昵称。

② 西班牙毕尔巴鄂城附近的小镇。

③ 塔拉斯贡是法国城市，该地居民以善于吹嘘出名，尤其好以猎手自居，并经常把帽子抛到空中用枪射击，以示枪法高明。

④ 系毕尔巴鄂市及其周围二十八个城镇的统称。

⑤ 指主张巴斯克地区从西班牙分裂出来独立建国的运动。

⑥ 盖乔，以及书中出现的内古里、拉斯阿雷纳斯，均为毕尔巴鄂周围的小城镇。

所以，马诺洛是那儿的人，是阿尔戈塔人。他之所以是那儿的人，因为不可能是别处的。他父亲迪马斯原籍埃兰迪奥，是个船舶捻缝工，也叫船坞木匠，为人简朴、沉静、谦恭，一向寡言少语。他母亲是贝兰戈的乡下女人，一天到晚闷声不响地操持着家务。

说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一对这么不起眼、这么纯朴、这么安分的夫妻竟然生出了马诺洛那么个儿子……然而，这却是事实。

他们结婚之后就在阿尔戈塔渔民聚居的老区里找了一处房子。

他们只能在阿尔戈塔找到那个简陋的住房，而不可能在巴拉卡尔多、桑图尔塞或者波尔卢加莱特。否则的话，生下来的就是另外一个人，而不会是马诺洛。因为是马诺洛要出生，所以夫妻俩就在阿尔戈塔找到了住房。二者互为因果：阿尔戈塔为马诺洛而存在，马诺洛为阿尔戈塔而降生。

马诺洛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老师对迪马斯说道：

“霍尼奥，你的这个小家伙简直象堂维克托^①的儿子。”

“是啊，如果他这辈子还想有点儿什么缩（作）为的话，就会熟（逐）渐变得随和起来的。”

“不过，他可是一点儿都不傻呀。”

“那就好，”迪马斯颇为满意地答道。

正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马诺洛学会了贪得无厌的生意经。他能用一片面包和两个泥丸跟别人换一块巧克力和两个石弹，然后，不知用什么奇妙的手段，又说服对方，再把面包要了回

^① 比斯开省冶金工业创始人。——原注

去。

有时候，老师不得不出面安抚那些受贪婪成性的马诺洛欺骗过的学生。

“可是，你说说看，”老师责备他说，“既然你已经得到了两个石弹和一块巧克力，为什么还要面包呢？”

“嗨，为了就着巧克力吃嘛，”马诺洛笑着说。

结果他是逢人就骗，最后把大家的泥丸、巧克力和从火柴盒上揭下来的“圣像”全都轻而易举地弄到了自己的手里。

他在把同学们抢掠一空之后，如果在街上再碰见他们，却连个招呼都不打……

他从小就是一个高傲狂妄之辈。

他父亲把他安插在自己当木匠和船舶捻缝工的作坊里作了学徒。

上工的头一天，他父亲就给了他一把木槌，并教他捣作填料用的麻头。

在自己的力气还不足以抡动铆钉锤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带着明显的优越感和自信的神态看待别人了。

“这个小猴子，简直跟老板差不多，”他父亲的一个同事说道。

阿克斯佩这个小港湾有点儿象是海中坟场，水里停泊着弃置无用的趸船、岸边到处都是长满黄锈的废铁、陷在泥里的只有桅柱和艀柱露在外面的破旧驳船……一两艘快帆船的桅顶横杆高高耸立着，每当刮起西北风的时候，上面就会落满疲惫不堪的丘鹑。一辆往返于阿尔戈塔和毕尔巴鄂之间的马拉邮车，每隔一个半小时就要从他们作业场旁边的公路上跑一趟。每次看到邮车驶过来马诺洛都要向乘客们高高举起手中的锤子。如果正好

赶上打铆，他就会更加卖劲儿地抡动大锤，借以向车上的旅客显示自己的气力。

他父亲安排他在一只即将出海的小渔船上干了一些日子，让他用泥子抹板缝和钉帽，不过，没过多久就有机会开始教他手艺了。刚刚有人把一只一百八十吨的平底货船拖到岸边，架在了船舶修理工场的对面。这只船由于使用日久，船缝里的填料全都掉了出来。这艘船的名字叫圣萨尔瓦多尔·德尔·巴耶号，维修的工程量很大，特别是船帮和船底。

海水刚一退潮，迪马斯就打着赤脚站在半腿深的污泥里给儿子上了第一课。他教儿子用起钉器撬起钉帽，然后再用羊角锤把钉子拔出来。

后来，他又让儿子看自己怎样弄开船板缝掏出里面的旧填料。

“这是掏滑(挖)，我用来掏滑(挖)的这个铁玩艺儿叫作掏滑(挖)器。”

迪马斯是个典型的巴斯克乡下人，讲话的时候，把字母“C”发作“S”，所以“descalcar”(掏挖)和“descalcador”(掏挖器)这两个单词从他嘴里出来就变成了“descalsar”(掏滑)和“descalsador”(掏滑器)。

“你可看清楚了么？”他时不时不很放心地问道。

“看清楚了，全都看见了，”儿子没好气地回答。

一天上午，风雨交加，马诺洛冻得两脚发麻，直打牙颤。

看见他这个样子，父亲心里有点儿着急。

“你怎么了？”

“我冷。”

“你慢慢就会习惯的。”

迪马斯允许儿子稍微活动了一下。

“你要树(注)意……这些就是捻缝工的器具……这是豁刀……这是填棍，这是切刀……这是砸实器，”他边说着还边逐件地拿起来给儿子看。

一艘从毕尔巴鄂开过来的船拉起了汽笛，那架势就象是要欢天喜地地开往天涯海角一般。马诺洛望着那条船发呆。每次看见来往的船只驶过河口，他那年幼的心里都要产生一阵强烈希望的波澜。

“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么一条船啊？”他想到。

汽笛的嘶鸣使他心中充满了希望。

“算了，别老盯着那些船，”他父亲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常常温和地这样劝他。

不过，老人发现，儿子每次带着向往的神情圆瞪着眼睛看着船舶驶过之后，干起活都要更加卖劲儿。

那艘破烂不堪的平底船四周，各种声响汇成了一片：有木槌和铁锤乒乒乓乓的敲击声，有砍凿木板的劈啪声，有刨子的哧哧声，有刮刀的嚓嚓声，也有粗钻打眼时发出的那刺耳的吱吱声。

“过来，你要看勺(着)这儿，别管旁边的事情，”老人对儿子说道。

马诺洛把脸转向了父亲。

迪马斯是个不紧不慢的人，很有一套传授技艺的办法。

他的面前有一道豁开了的船板缝。

“这是塞缝用的填料，”他说着还拿起来给儿子看了看，“就这样往里填，”他一边讲解一边用木槌敲打填塞棍把麻絮塞进了板缝，“你看见我是怎么做的了吗？”